

西華雜記



淮風物談 胡竹峰

又來青陽，這次去的是青陽西華。舊作裏的句子：

城依山窩着，城是青陽城，山是九華山。青陽的名字好，有漢唐風。「江南」二字也好，十足宋明味道，青陽恰好地處長江之南。青在山岡，林綠竹翠，生趣盎然，朝氣勃勃，器宇軒昂。青陽，青陽，朗朗鏗鏘，如鑿鉞銅鑼之聲。

西華的名字也好，有一段西時霞光的華麗。恰恰在西華幾天，遇見了燦爛的霞光。比霞光更燦爛的是西華人的日常——

五花肉、豆腐、黃花菜、豆腐雜燴的鍋仔，豬肉鮮美，肥而不膩，配菜鹹香微甜，極為下飯。乾豆角在砂鍋裏慢燉熟，肉香飄逸幾米之外。大盤的牛肉，燒、滷、炸、燻而成。此外還有粉蒸肉、臘肉、炒麵、豆腐乾……最奇的還是當地人人稱讚的梅魚，外鄉絕無，其物如神龍狀，首尾難見，入梅雨季則有，出梅雨季則無。梅魚不到寸長，無鱗無骨，通體褐色，曬乾後微微透黃，彷彿梅雨天色。用梅魚做湯，做蛋羹，軟糯糯香，殊為一方好味。

還是舊作裏的內容，青陽一個老朋友頗有微詞，我只是不改，實在環肥燕瘦，各美其美：

走過幾次青陽，因為喜歡江南的綠色。江南的綠色彷彿大胖婦人，偏偏出落得儀態萬方，這是江南綠之稟賦，他鄉搶不得也。我老家岳西地屬江北，江北綠像清瘦的丫鬟，伶俐活潑。江南的

綠，野性勃勃，心機全無，只是爛漫，其美正在這裏。

時令立冬了，江南如大胖婦人一般的綠色不禁有些消瘦。那日在西華清涼山，清風遍體，吹得人飄然出塵，心裏湧起詩意：

秋風搖綠瘦，黃葉落空蒙。
小徑苔深處，抬頭見柿紅。

在西華，看見了無數紅彤彤的柿子，在人家屋檐邊，不是探出牆頭的嬌羞，而是一片浩蕩，爛漫得染紅了天空，紅得歡喜。更歡喜邂逅了一隻紅蜻蜓，像暮春時節的一抹杜鵑花，又像從齊白石工筆蟲草冊頁裏飛出來的一般。

我老家常見蜻蜓，多是那種通體淡紅，一指頭長的蜻蜓；還有軀體深褐色，透明的翅膀上有細紋的蜻蜓；河裏飛着一種被鄉下人稱為「鬼塘雀」的，體型極小，翅膀超長，飛行詭異。天黑時，還有種飛速極快，軀體淡灰的蜻蜓。這些蜻蜓體型相似。另有一種體格碩大的蜻蜓，尾巴像條火柴梗，翅膀堅硬，軀體五色相間，色彩斑斕，鄉人尊牠為「塘雀王」。「塘雀王」性子猛，捉住了往往冷不丁俯首咬人。蜻蜓之羽膜質，翅長而窄，網狀脈極為清晰，飛行能力很強，既可突然回轉，又可直入雲霄，有時還能後退。

在我的故鄉，夏秋時節的傍晚時分，總能看見低空飛行的紅蜻蜓。天一煞黑，也不知道牠們從哪裏鑽出來的，先是幾隻，跟着幾十隻，天空中幾百隻幾千隻幾萬隻乃至十萬隻……像是下蜻蜓雨。

在九華山下的青陽西華，勾起了一段記憶，於我真是極愉快的一次行程了。夜裏，坐在客舍，喝下一杯九華的黃精茶，又想起那隻紅蜻蜓，想像牠翩然飛在西華那個叫宋沖的村落人家石片瓦房下。那景象不是齊白石的畫，而是宋畫了。



自由談 楊不秋

雖然我從不參與任何慶祝活動，萬聖節於我也沒有特別的意義。我從上海搬來香港的那一天，就是一個萬聖節。那天從機場到酒店，大約下午兩三點鐘光景。我計劃先下樓買生活用品，然後就回去好好休息，為周一上班養足精神。剛走到灣仔春園街，迎面就是烏泱泱的一群人，人群中我看到不少還是喬裝打扮的。帶着一絲不安回到房間，打開電視正好有播報萬聖節的慶祝活動，我這才明白。

後來就習慣了，每年此時，看到中環石板街開始販賣節日服飾和道具的時候，看到商場裏一下子掛出來許多南瓜、鬼頭和蜘蛛裝飾的時候，看到地鐵上有一群人身着怪異裝束的時候，就知道萬聖節又到了。同時，也意識到這一年就快要收尾了，而我在香港生活的年頭也要再加一年了。

我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，到如今也是說走就走，沒太多顧慮和牽絆，可是我對這座城市卻越來越甘之如飴，捨不得離開。很多朋友問我喜歡香港什麼？我想，氣候肯定是其一，但未必是最重要。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我喜歡這裏的處處講規則，和規則之下的自由自在。

處處講規則體現在生活中的一切大事小情，都有既定的原則、制度、標準或程序，跟着照辦就好。沒遇到的事，不認識什麼人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也不需要慌張，總歸有相關的人士可以提供指導和服務，有償或者無償。在這座城市，我一個人搬家，一個人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，我想這些都離不開規則賦予我的便利。

規則之下，每個獨立的個體都享

方圓生活

到地鐵上有一群人身着怪異裝束的時候，就知道萬聖節又到了。同時，也意識到這一年就快要收尾了，而我在香港生活的年頭也要再加一年了。

我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，到如今也是說走就走，沒太多顧慮和牽絆，可是我對這座城市卻越來越甘之如飴，捨不得離開。很多朋友問我喜歡香港什麼？我想，氣候肯定是其一，但未必是最重要。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我喜歡這裏的處處講規則，和規則之下的自由自在。

處處講規則體現在生活中的一切大事小情，都有既定的原則、制度、標準或程序，跟着照辦就好。沒遇到的事，不認識什麼人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也不需要慌張，總歸有相關的人士可以提供指導和服務，有償或者無償。在這座城市，我一個人搬家，一個人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，我想這些都離不開規則賦予我的便利。

規則之下，每個獨立的個體都享

有最大的自由度，去決定自己要如何過好自己的生活。小到疫情過後戴不戴口罩全憑個人喜歡，大到人生選擇要不要結婚生孩子都由自己的意願決定，哪怕是冬天紗裙夏天皮襪這樣有悖常理，可又不觸犯規則也不妨礙別人的事情，基本沒人會對別人的生活指手畫腳，妄加評論。

在這樣的規則與自由之下，我覺得我可以有「奢侈」的生活態度：隨心所欲。我不需要為了「朋友多了多條路，關係多了好辦事」而花時間精力去維持所謂的社交關係網，畢竟連政府高官去醫院看病照樣也需要正常的掛號排隊。不會有外人的指指點點，我完全憑感覺交朋友，擇親疏，大家合則來、不合則各行其是；憑心意過日子，畢竟人生的選擇題沒有絕對的對錯但是背後真的可能有悲喜。

沒有規矩，不成方圓。有了規矩，方圓自由。這樣可方可圓的隨心生活，大概就是我一直不願意離開的理由了。

服務街坊的熱忱



▲維港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一個朋友的晚輩參加下月區議會地區直選，朋友問筆者能否給一些意見？這一問，促使我對這次區議會選舉認真作了一番思考。今年七月立法會通過《2023年區議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，對區議會選舉辦法作了大幅改革修訂，包括恢復委任制、設立提名制以及減少地區直選議席，而最重要是將區議會的職能，定位為就地區民生事務接受政府諮詢、收集及提供意見建議，以及聯絡地區人士定期聽取意見。這一定位，從根本上將區議會去政治化，回歸地區治理。我思考的第一個問題是，在新的規則下，報名參選並且成功獲得提名的三百九十九名候選人，其中一百七十一人將角逐八十八個直選議席，在雙議席單票制之下，競爭將會很激烈，他們要比拼什麼？



維港看雲 郭一鳴

那名參選的年輕人是政治素人，競爭對手不只一個。我說，請你給我一個理由，街坊為何要投你一票？年輕人想了想，講了一通大道理，指出對手多方面不如自己，還有一些改善地區交通和民生問題的承諾。我告訴他，如果他是在我所在的區議會選區參選，我不想聽大而正的道理，而他的承諾，我認為很難做得到。根據我的觀察，這名年輕人熱情、肯學習，充滿正能量，如果他能夠讓街坊看到他身上這些優點，而且展示腳踏實地做實事的作風，相信一定會有很多人願意投票給他。去政治化之後的區議會選舉，候選人職業、身份、背景五光十色，各有所長，最不需要的就是講大道理，最需要的是服務街坊的熱忱。有了這種熱忱，就

肯花時間、花精力，就願意聆聽街坊的意見心聲，積極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民意、上達民情，就能幫助解決街坊市民的實際問題。

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，觀察這次區議會換屆是否順利的標準是什麼？地區直選八十八個議席成為關注焦點，是理所當然。近日全港多處街頭見到各候選人的旗幟迎風飄揚，一些地方還有候選人團隊擺街站派單張，特區政府更加全體出動，拍廣告呼籲市民十二月十日積極投票，而且在上水兩所中學設投票站，為居住內地的港人返港投票提供方便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衛在立法會表示，將推出「區選夜繽紛」，在夜市設置攤位宣傳區議會選舉，讓市民明白地區治理改革有切身好處。隨著投票日期將近，選舉氣氛必然進一步升溫。

近日一次飯敘，有關心選舉的朋友問：你估計今次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情況如何？我認為取決於兩個因素。首先是特區政府要加大宣傳力度和愛國愛港力量全力以赴動員。根據筆者觀察，本屆區議會選

舉，政府的媒體宣傳力度較以往大，但還可以更進取。其次是各個候選人要敢於針對區內存在的各種民生問題，為民發聲，言之有物。如果能夠觸及市民的切身利益，就可以刺激街坊大眾出來投票的意欲。

但是，對這次區議會選舉地方直選投票情況的期望，應該抱實事求是的態度。一方面畢竟是區域性選舉，與全港性的立法會選舉相比，市民關心程度不同。其次，雖然直選平均每區四人爭二席，部分甚至六爭二，競爭不可謂不激烈。

其實，這次區議會換屆，問選和委任的意義也同樣重要，否則修訂選舉辦法沒有意義。根據參選人數，參加問選的候選人面對的競爭未必比直選更輕鬆，也在積極準備競選政綱、部署拉票。可以肯定的是，「三會」問選的投票率一定很高，這是新規則的一個重要觀察點。歸根究底，這是一次既有競爭、又注重各方平衡的區議會選舉，關乎「一國兩制」行穩致遠，意義重大，每一個市民都應該積極支持、踴躍投票。



▲青陽九華山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釣魚



柏林漫言 余逾

柏林周邊有許許多多的湖泊，於是，釣魚成為相當受歡迎的周末假期消遣項目。

初秋的一個周末，我們受邀到一位德國朋友家作客。他們家坐落在一個幽靜漂亮的小湖湖畔。去之前，女主人艾米麗便告訴我，她準備了新鮮的魚湯，而魚是她先生奧利佛前一天在他們家門口這個湖裏釣的。

這一鍋用十條鯽魚燉出來的鮮美雪白的魚湯讓客人們連連稱讚，艾米麗很貼心地提醒大家：「這是鯽魚，所以刺很多，要小心。大家最好只吃魚肚子上的肉。」

客人們完全不理會叮囑，開開心心地喝完湯，把魚吃個精光，只剩下理得乾乾淨淨的魚刺。

吃完飯，見我對釣魚饒有興趣，奧利佛便主動邀請我和另外一個小客人小麥一起去湖上釣魚。我們帶上魚竿、桶，和一罐煮熟的玉米，便上船出發了。

這是一個靠充電電池為動力的電力小船，大概可以坐四、五個人，如果電池忘記充電或者電用光了，用槳划一划也是很輕鬆的事情。奧利佛告訴我，這個電力船非常安靜，所以不用太擔心把魚都嚇跑，絕對是釣魚首選。

我們的船開到湖的另一邊，那裏有一個建造在湖裏但是緊挨着岸邊的小木屋，奧利佛告訴我這是個船塢，很多魚都喜歡在這附近的陰涼處。

奧利佛熟練地停下船，關閉引擎，讓他的「小助理」小麥幫忙把「錨」放到湖底。扭過頭，我便看到奧利佛已經把玉米掛在了魚鉤上，魚竿一甩，餌便拋了出去。

有看清楚到底是風吹着魚漂在動還是湖水的波浪在晃動，奧利佛已經飛快地起杆兒，而魚線的另一頭，是一條活蹦亂跳的鯽魚，銀色的魚鱗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小麥立刻歡呼起來：

「好快就釣到了，我們的魚！」

「不不，小麥，這條魚太小了，我們最好把牠放回湖裏，等牠長大點再說。」奧利佛擺擺手，一邊把魚鉤從魚嘴裏小心地取出來，一邊用手掌比畫着說，「你看，牠還沒我的手大。」

「是因為有規定麼？太小的魚不能釣？」我好奇地問，因為我知道在德國，釣魚是需要釣魚證的，「這是考釣魚證時會考試的內容麼？」

「釣魚證考試倒並沒有說這個魚大小不能釣，只是我覺得這樣的大小肉少刺太多，哈哈。畢竟我們這個湖裏太多這種細魚了，不差這一條。」看我認真的樣子，奧利佛笑了起來，「不過你說得對，考釣魚證時，你必須知道什麼季節釣哪些魚，哪些能釣哪些不能釣。」

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裏，我們戰果豐碩，幾乎每一杆兒下去都有魚，只是大魚我們留着，小的便扔回湖裏了。看到桶裏十幾條細魚，長得都差不多，但有的魚鱗是金色，有的魚鱗是銀色。

「你看牠們長得差不多，其實牠們是兩種魚。」奧利佛見我望着魚桶琢磨，便主動開啟「教學模式」。

「啊哈！我還以為牠們只是曬多了太陽和沒曬太陽的區別呢。」奧利佛和小麥連連點頭，大笑起來。

回程路上，奧利佛給我看了他錢包裏一張發黃的老照片，一位青澀的少年抱着一條剛釣起來的大魚得意洋洋的樣子。

「這是二十年前，我在這個地方釣起來的魚。」

少年變成了大叔，而湖，依然是那個綠蔭蔥蔥銀波漣漣的湖。

獎牌背後的科學



▲《極限運動體驗》虛擬實境體驗。



市井萬象

為配合今年法國科學節的主題《體育與科學：從健康到表現》，香港科學館科學推廣組與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合作，即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期間，在香港科學館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動，包括「獎牌背後的科學」展覽和《極限運動體驗》虛擬實境體驗、電影放映、研討會和座談會。

香港中通訊